

五

搜集資料的途徑

搜集資料可分為兩方面：(一) 一手資料或原始文獻；(二) 近人研究。同學寫論文要搜集甚麼資料，當然與課題有關，無法一一說明。下文列的書目和網站，目的是向同學說明有甚麼東西可用，舉一反三，而不是毫無遺漏地列出所有書籍和網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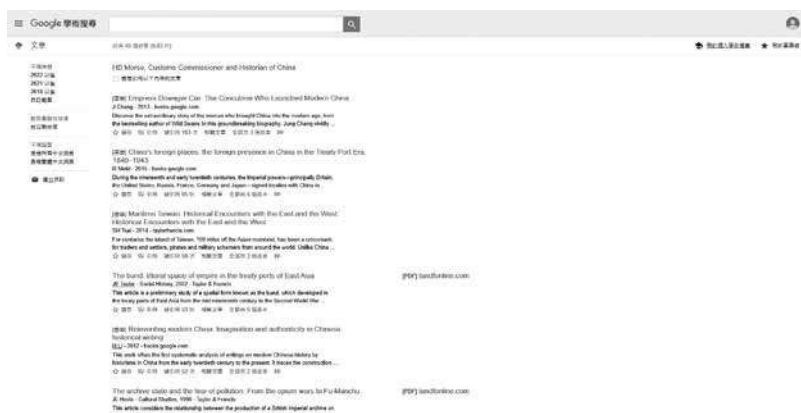
同學若想了解每個朝代有甚麼資料可用，可以參考史料學相關書籍，例如《中國古代史史料學》、《唐史史料學》、《清史史料學》、《中國古典文學史料學》、《中國文學史料學》、《中國現代文學史料學》、《中國哲學史史料學》等。¹ 這些書對每個朝代的基本史料有所說明。

至於找近人研究，過去在網路尚未發達的年代，許多學者編纂研究指南，例如山根幸夫《中國史研究入門》(中譯本)、高明士主編《中國史研究指南》、《戰後日本中國史研究》、《元史學概說》、《明史研究備覽》。² 如果同學想再進一步，日本學界出版的《中國歷史研究入門》、《近代中國研究入門》，³ 由著名學者執筆，也有參看價值。儘管這些書已出版了一些日子，用香港流行話說即「有點過氣」，但對同

學而言，還是初次接觸，仍有用處。比較新近的，有卜憲群主編《新中國歷史學 70 年》、蔣竹山主編《當代歷史學新趨勢》等。⁴

以英文寫作的指南書籍也有很多，不能盡錄，僅舉一些：*Chinese History: A Manual; Ancient and Early Medieval Chinese Literature: A Reference Guide; Early Medieval China: A Sourcebook; The Columbia Guide to Modern Chinese History*。⁵

同學查看《中國史研究動態》、《中國歷史學年鑑》、《中國古代史年鑒》、《中國考古學年鑒》、《中國哲學年鑒》、《中國宋史研究年鑒》、《中國遼夏金研究年鑒》、《中國文學年鑒》，可以找到新近一兩年的近人論著。然而，隨着數據庫成為研究不可或缺的工具，透過「中國學術期刊(知網)」、「萬方數據」、「人大複印報刊資料數據庫」、「華藝線上圖書館·台灣電子期刊」、「東洋學文獻類目檢索」、「Google Scholar」等搜尋近人研究，已是最常用的方式。當今世代，不管甚麼資訊，Google 一下，已是同學指定動作。此外，有些數據庫有「引用(citation)」功能，比方說，同學找到一篇論文，可以檢索「引用」，就知道有甚麼書或論文引用過這篇論文，順藤摸瓜很容易找到相關文獻。「Web of Science」、「Scopus」、「Google Scholar」都是學者常用的數據庫。以「Google Scholar」為例，筆者先找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一篇題為“HB Morse, Customs Commissioner and Historian of China”的論文，按下「引用」，出現下面截圖，顯示那本書、那篇論文引用過費正清這篇文章。圖中



「相關文章」則是與這篇文章主題類近的研究。

復旦大學出版研究入門叢書《比較文學研究入門》、《中國宗族史研究入門》、《三禮研究入門》、《江南社會經濟史研究入門》、《宗教文獻學研究入門》、《魏晉南北朝文學史研究入門》、《域外漢籍研究入門》、《中國道教史研究入門》、《中國禪學研究入門》、《中國戲劇史研究入門》、《基督教與中國社會研究入門》、《絲綢之路研究入門》、《徽學研究入門》等，⁶ 這些書很有參考作用，能讓讀者迅速了解該領域。筆者相信不同領域的書籍會陸續出版，但是這類書籍不可能每幾年增訂一遍，若干年後就過時。

當然，網站更新較容易，還有許多有心學者架設網站，指點迷津，例如：台灣宋史研究網、⁷ 中國明史學會、⁸ 中央研究院明清研究推動委員會、⁹ 日本中國學研究網站、¹⁰ 明史研究入門要籍等。¹¹ 這類大大小小的研究會，蔚然成風，中、英、日文網站都有，在網路上很容易找到。這些網站發佈研

究訊息、最新出版資訊、學者介紹等等。英文學會網站也有研究指南資訊，例如 Society for Song, Yuan, and Conquest Dynasties Studies 提供包弼德（Peter Bol）編 Song Research Tool；¹² Society for Ming Studies 提供 Guides to Primary and Secondary Material for the Study of the Ming。此外還有書目類型網站，例如：席文（Sivin Nathan）編輯 Selected, Annotated Bibliography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 Science and Medicine Sources in Western Languages、¹³ 艾爾曼（Benjamin Elman）編輯 Classical Historiography for Chinese History: Research Guide for Chinese Historiography 等。¹⁴ 這些網站提供十分完備的書目訊息。

手機應用程式，例如「Researcher」，使用者只需設定關鍵詞，便能搜索最新出版的英文論文資訊。微信公眾號上經常有人或機構整理和發佈專題研究訊息，例如書目、最新出版、研究討論、演講、研討會、數據庫，是接收研究資訊的途徑。

傅揚〈如何擬訂研究計劃〉綜合選題方法：

想利用一手史料進行研究者，應該盡可能選擇材料集中的史料。例如對中國古代的神仙思想有興趣，又想嘗試史料研究，可將題目訂為〈從《列仙傳》和《神仙傳》看古代神仙思想的發展〉。姑且不論其難度，至少這份研究的主體是精細地閱讀《列仙傳》和《神仙傳》兩份資料。選擇史料相對集中的題目，可省卻研究者

四處蒐羅資料的時間，按照預定計劃開展研究。此外，有些較乏研究經驗的人，從不同來源（如各式電子資料庫）摘錄諸多資料後，卻未細膩閱讀、解釋材料中反映的現象，相當可惜；若因此養成不良的研究習慣，更是相當危險。與其不加辨析地援引不同出處的史料，不如認真細緻地閱讀幾份文本，藉此訓練解讀材料的能力。當然，即使選擇做一手史料的研究工作，也不可忽略近人著述。畢竟「一手史料——近人研究綜合」的二分法只是幫助讀者理解研究課題的性質，及應該如何著手，兩者皆為歷史研究所依據的材料。¹⁵

傅揚的建議，值得參考，特別是確定論文的核心資料。同學擬定論文題目時，可以嘗試利用某類資料作為核心資料。同學要完成的是一篇學期論文，不是一篇發表的論文，在有限時間內認真研讀幾份文本，收穫或更大。例如黃正建〈唐代石刻墓誌與文集中墓誌異同小議——以韓愈所撰者為例〉對比《韓愈文集》與出土的同一片墓誌銘的異同，論文核心資料只是韓愈寫的四片墓誌而已。¹⁶

這不是說同學有了核心資料，就不用看其他資料，而是思考問題，可以圍繞着它，從中想出問題來。同學要寫一篇好的學期論文，在研究過程中，須不斷閱讀、思索、分析、歸納、整理所得資料，作出取捨，評析不同看法。

資料彙編也是入手方法，例如研究陶淵明，可以先看看《陶淵明資料彙編》，¹⁷知道有關陶淵明的第一手資料，並衡

量一下自己的想法有沒有足夠的資料可做。這類資料彙編的書很多：人物類，例如三曹、司馬相如、杜甫、韓愈、柳宗元、李白、蘇軾；文學類，例如中國現代文學史、中外文學關係；書籍類，例如《金瓶梅》、《水滸傳》、《西遊記》、《三國演義》、《紅樓夢》；專題類，例如中國地震歷史記錄、中國歷史大洪水調查、中國近代教育史、中國近代鐵路史；史事類，例如鄭和下西洋、西安事變；中外關係類，例如中國古籍中有關緬甸資料、龜茲史料、《明實錄》中的東南亞史料、匈奴史料。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亦出版了「中國近代史資料彙編」。¹⁸總之，多不勝數。

筆者再次強調，以上諸書只是方便做論文，協助判斷論文有沒有足夠史料去做，或者可以從甚麼書找到有用的資料，尋找研究靈感，以及整理一些頭緒而已，並不能代替直接研讀史料。

七

論文撰寫注意事項

A. 事實查證

近年流行「fact-check」（事實查證）一詞。同學看書籍或論文，有懷疑須自行查證一下，千萬不要人云亦云，以為是史實就搬字過紙。只要是不肯定的地方，小至人名字號、生卒年，大至事件發生時序、時間、人物之間的關係，都要查清楚。凡是不懂的名詞，同學也要好好理解。下文舉出三例，以助說明。

宋漢理（Harriet Zurndorfer）追溯疑古派來源時，說：

Liang Ch'i-ch'ao, Hu Shih, and Ku Chien-k'ang may be considered members of the 'I-ku p'ai' 疑古派 (a school suspecting the authenticity of ancient China). They traced their ideas back to Ts'ui Shu 崔述 (1740-1816) whose work Shih-chi t'an-yüan 史記探源 (Source tracing of the Shih chi) challenged the authority of Ssu-ma Ch'ien...¹

宋漢理混淆了崔述與崔適兩人，整段追溯疑古派的論述也隨之錯誤。《史記探源》的作者是崔適，²此書也不是挑戰司馬遷《史記》的權威。崔適認為劉歆竄改《史記》，因而尋回《史記》原貌。

科大衛 *Emperer and Ancestor: State and Lineage in South China* 一書，其中一段：

The other ancient temple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was that of the Hongsheng at Huangbu. The temple was built well before the Tang, for by then, the deity therein had been accorded imperial recognition and granted the name by which he came to be known. In Tang sources, Huangbu was known as Fuxu, a name that has been linked to Thai.³

文中有一個問題：扶胥是一種樹木名，黃埔該處稱為扶胥港，扶胥與暹羅（泰國）有何關係？

黃宇和〈乙未香港會黨魅力無窮〉，引用洪門腰屏（或作腰憑），並由此引證洪門與孫中山的關係。腰屏上有一詩，其中兩句為「長沙灣口連天近，渡過烏龍見太平」，文中解釋說：

……則其中「長沙灣」，是香港九龍一個著名地區的名字，靠近臥虎藏龍「三不管」的九龍城寨；「太平」似乎指香港港島一個更著名的華人聚居地——「太平

山」，該地人煙稠密，三山五嶽的人馬俱全。此外，「烏龍」似乎暗指位於「長沙灣」與「太平山」之間的維多利亞海港，若會黨中人稱之為「烏龍江」，則所謂「渡過烏龍見太平」更是一語相關。孫中山在香港生活近十年，「太平山」、「長沙灣」等地名，都能給他無限的親切感與真實感，更可能給了他一種假象：該會黨的會眾橫跨港九，勢力浸透全市。可謂極盡誇大之能事！

在九龍半島的「長沙灣」，有學者考證出清嘉慶年間出版的《新安縣志》已有記載。至於港島的「太平山」，則似乎並非開埠之前的香港所固有，而很可能是前來做工的天地會會眾所命名。⁴

筆者讀畢此段解釋，心中不免有所疑惑。天地會建立，與香港半點關係都沒有，天地會會員腰屏是入會者憑信，內中詩句竟以香港地方命名，而香港「太平山」可能由天地會會眾命名，怎麼可能？孫中山雖入洪門，但洪門詩句總不可能是他所擬。蕭一山《近代秘密社會史料》搜集天地會史料，天地會創立傳說據〈西魯敘事〉、〈西魯序〉，這兩篇文獻說清康熙年間，西魯叛亂，福建少林寺僧助平寇亂。亂平之後，清廷剿平南少林，當中有五人（即為天地會五祖）逃脫，太平寨（不是太平山）、烏龍崗（不是烏龍江）、長沙灣均是五人逃走時經過的地方，對天地會來說有特別意義，才作為腰屏詩句內容。⁵總不能見到長沙灣，就以為是香港九龍的長沙灣。

B. 重視常理

同學讀別人的論文，看到不合常理的地方，要格外小心，千萬不要以為是千古未發之覆。正如劉子健所說：「個人看法，以為歷史只是近乎情理的測度。它的實用是有助於思考，使思想活潑起來，從多方面的關係去看，貴於周詳細密，使人不致於陷入盲從、輕信、過簡化、教條式的武斷與誤斷。」⁶許多人都認為歷史研究猶如偵探查案。周一良〈日本推理小說與清朝考據之學——一種文化比較〉說：「清代學者治學的六個步驟，和閻若璩這樣的邏輯推理，其實也正是一般推理小說中進行偵探破案時所採取的。如果假設得合理，證據收集得充分，就可以取得良好結果。如果假設本不合理，加以單文孤證，附會牽強，則搞歷史考據難望達到令人信服的目的……」⁷

很多學者研究所得，都是常理下所作的推斷。朱維錚按常理推斷，漢武帝十六歲登基，沒有可能一登帝位，就能罷黜前朝一直奉行的黃老思想。⁸上文反駁黃宇和解釋天地會腰屏詩句竟與香港地名有關，天地會不是起源於香港，黃氏說法不合常理。

華佗創製麻沸散，令人飲後即昏去，然後可以施行外科手術。《三國志·魏志·華佗傳》：「若病結積在內，針藥所不能及，當須剝割者，便飲其麻沸散，須臾便如醉死無所知，因破取。病若在腸中，便斷腸湔洗，縫腹膏摩，四五日差，不痛，人亦不自寤，一月之間，即平復矣。」⁹如果一味吹捧

麻沸散的發明等如可以進行外科手術，有點一廂情願。華佗在病人昏去後開腹，憑甚麼醫學知識知道要切去那部分？切去那部分等如可以治好甚麼疾病？開腹後如何止血？如何確保病人不受感染？麻沸散和外科手術，還不是等同的事情。

趙翼《廿二史劄記·皇子繫母姓》指漢代皇子未封者，多以母姓為稱，例如衛太子、史皇孫，都將母姓放於太子前。趙翼此說有兩個重點：一是皇子，不是指漢代人人都是這樣；二是繫母姓，將母親姓冠於前。¹⁰ 呂思勉《呂思勉讀史札記·漢人多從母姓》再深入探討趙翼此說，景帝子王者十三人，其母五人，《史記》謂之〈五宗世家〉，顯係子從母姓餘習。又說獻帝，靈帝母自養之，號曰董侯，以所養之家之姓為姓，因而得出結論「漢人視姓無甚不可改易」。¹¹ 不知呂思勉「子從母姓」究竟是甚麼意思？如按字面理解，呂思勉之說是很違背常理的。漢家太子日後將成為天子，怎會不姓劉？漢元帝雖稱許太子，姓劉名奭；漢獻帝雖稱董侯，姓劉名協，只是如趙翼所說繫母姓或養家之姓於前，未能得出「漢人視姓無甚不可改易」的結論。標題「漢人多從母姓」，頗為誤導，漢朝人不從母姓者比比皆是。

《左傳·晉靈公不君》也有不合常理的地方。晉靈君因不滿趙盾，派殺手鉏臯殺他。鉏臯看到趙盾身穿朝服，坐而假寐，自忖既不能殺民之主，又不能棄君之命，於是撞樹自殺。在自殺前一刻，說出自殺原因。試想一下，鉏臯自殺前心中自述，天地間是不會有人知道的。趙盾從房間出來，也只能看見鉏臯的屍體而已。《左傳》卻將鉏臯自殺前心中所

思所想道出，怎麼可能？¹²

此外，同學讀中譯著作也是，讀到不合常理的地方，應查看英文原著或原文。當然，天地間總有例外的事情，不符合常理的也不是沒有。當看到不合常理的地方，先慢慢思考一下，再作定論。¹³

C. 慎用默證

同學寫歷史研究論文，要慎用默證。不是說默證不能用，但不能作為最關鍵的論證。默證利用的討論，以張蔭麟評顧頡剛考古史最為知名：

凡欲證明某時代無某某歷史觀念，貴能指出其時代中有此與歷史觀念相反之證據。若因某書或今存某時代之書無某史事之稱述，遂斷定某時代無此觀念，此種方法謂之「默證」(Argument from silence)。默證之應用及其適用之限度，西方史家早有定論。吾觀顧氏之論證法幾盡用默證，而什九皆違反其適用之限度。……謂予不信，請觀顧氏之論據。(以下僅舉一例。其他同樣之謬誤不下十餘處，留待下文詳論，以省重複。)
 「《詩經》中有若干禹，但堯舜禹不曾一見。《尚書》中(除了〈堯典〉，〈皋陶謨〉)有若干禹，但堯舜也不曾一見。故堯舜禹的傳說，禹先起，堯舜後起，是無疑義的。」(見《讀書雜誌》第十四期)。此種推論，完全

違反默證適用之限度。試問《詩》、《書》（除〈堯典〉，〈皐陶謨〉）是否當時歷史觀念之總記錄，是否當時記載唐虞事蹟之有系統的歷史？又試問其中有無涉及堯舜事蹟之需要？此稍有常識之人不難決也。嗚呼，假設不幸而唐以前之載籍蕩然無存，吾儕依顧氏之方法，從《唐詩三百首》，《大唐創業起居注》，《唐文彙選》等書中推求唐以前之史實，則文景光武之事蹟其非後人「層累地造成」者幾希矣！¹⁴

張蔭麟指出默證利用有其限度，學者對顧頡剛的古史研究方法有許多檢討，可以一併來讀。

吳芳思（Frances Wood）*Did Marco Polo Go to China?* 一書，其中一章討論《馬可孛羅遊記》沒有記載長城、纏足、喝茶，對當時中國人的生活沒有深入描寫。¹⁵ 吳芳思認為《馬可孛羅遊記》沒有記載中國人這些生活，證明此書只是轉手資料，馬可孛羅根本沒有來華。對此，中外學者不無疑問，楊志玖、傅漢思（Hans Ulrich Vogel）都有反駁。¹⁶ 如果套用張蔭麟的質問，《馬可孛羅遊記》是否當時歷史之總記錄？是否當時記載元人生活的系統歷史？有無涉及長城、纏足事蹟之需要？當然，這是吳芳思書中論證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

論文中默證作為論證輔助，並無不可，但要留心其限度，切忌推論過當。

反過來說，同時代的歷史觀念，往往也是理解歷史的

關鍵。例如錢穆《先秦諸子繫年》解釋楚南公所說「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中的「三戶」，有注解家解釋三戶泛指民戶，雖然人不多，楚國也要滅掉秦國。最終一語成讖，項羽焚咸陽。但是，錢穆據戰國時人以數字計宗姓的觀念，論證韋昭解三戶為楚國三大姓昭、屈、景，才是正確，三不是虛詞，更不是地名。¹⁷

D. 謹慎「一竹篙打一船人」的邏輯

讀書、研究對書中有疑，固然是好事，但也切忌「一竹篙打一船人」的邏輯。試看李伯重的一個說法：

從上述情況所反映出的問題來看，我們以往相信的許多「歷史事實」，實際上是否是真實事實，還需考證。在這方面，幾乎所有中國人都耳熟能詳的司馬光砸缸的故事，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這個故事出自《宋史》卷三三六〈司馬光傳〉，原文如下：「司馬光，字君實，陝州夏縣人也。父池，天章閣待制。光生七歲，凜然如成人，聞講《左氏春秋》，愛之，退為家人講，即了其大指。自是手不釋書，至不知飢渴寒暑。群兒戲於庭，一兒登甕，足跌沒水中，眾皆棄去，光持石擊甕破之，水迸，兒得活。」《宋史》是研究宋史最重要的史料來源之一。這段記載出自這一來源，其可靠性似乎應當沒有甚麼問題了。然而，如果我們考慮到以下情

況，可能就會得出不同的結論。

首先，司馬光生於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卒於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而《宋史》的修撰是元順帝至正三年（1343）三月開局，至正五年十月成書。從司馬光辭世到《宋史》成書，中間已隔了近三個世紀，因此很難說這條記載是真正的原始記載。其次，《宋史》由元朝丞相脫脫、阿魯圖主持監修，修撰十分倉促草率，僅兩年就了事。趙翼在《二十二史劄記》「宋史各傳迴護處」條中說：「元修宋史，度宗以前多本之宋朝國史，而宋國史又多據各家事狀碑銘編綴成篇，故是非有不可盡信者。大奸大惡如章惇、呂惠卿、蔡確、蔡京、秦檜等，固不能諱飾，其餘則有過必深諱之。即事蹟散見於他人傳者，而本傳亦不載，有功必詳著之，即功績未必果出於是人，而苟有相涉者，亦必曲為牽合，此非作史者意存忠厚，欲詳著其善於本傳，錯見其惡於他傳，以為善善長而惡惡短也。蓋宋人之家傳、表誌、行狀以及言行錄、筆談、遺事之類，流傳於世者甚多，皆子弟門生所以標榜其父師者，自必揚其善而諱其惡，遇有功處輒遷就以分其美，有罪則隱約其詞以避之。宋時修國史者即據以立傳，元人修史又不暇參互攷證，而悉仍其舊，毋怪乎是非失當也。」由此而言，司馬光砸缸的記載也大約是出自相關的家傳、行狀、錄筆、談遺之類。因此，如果司馬光幼時砸缸的故事是編造出來的，就很可能是他的「子弟門生所以標榜其父師」之舉。¹⁸

司馬光砸缸其事真偽固然可以討論，但是李氏論證卻屬「一竹篙打一船人」。首先，《宋史》記載所有北宋人故事，皆離三百年。如此事因此被懷疑的話，那麼《宋史》中的北宋人故事，皆需懷疑其真偽。范仲淹、歐陽修、王安石等人在《宋史》中的故事，同樣可以按此邏輯而懷疑其真偽。其次，即使如趙翼所說，此故事出於家傳、表誌、行狀、言行錄、筆談或遺事，也證明不了甚麼。讀者總不能先假定家傳、行狀、筆談、遺事等均有問題。司馬光此故事，目前所見，最早見於釋惠洪《冷齋夜話》卷三〈活人手段〉，此書成於宋徽宗朝。釋惠洪晚於司馬光，但兩人年代相距不遠，而《冷齋夜話》載：「至今京、洛間多為《小兒擊甕圖》。」¹⁹ 這個故事在汴京、洛陽等地民間廣為流傳。然而，蘇軾〈司馬溫公行狀〉、〈司馬溫公神道碑〉，范鎮〈司馬文正公光墓誌銘〉，王偁〈司馬光傳〉，子弟朋友所寫祭文等均只載司馬光聞講《左氏春秋》，手不釋卷，而沒有砸缸事。²⁰ 司馬光砸缸是否真有其事，總不能因《宋史》為元人編修而被懷疑，也不能因「子弟門生所以標榜其父師」而被懷疑。元人修《宋史·司馬光傳》時，採《冷齋夜話》之說。司馬光砸缸故事，行狀、神道碑、墓誌等反而沒有載錄（當然，也不能因行狀、神道碑、墓誌載錄而認為一定可信），²¹ 不論如何，不能用趙翼的說法來質疑。要言之，同學不要將歷史事件套進「一竹篙打一船人」的邏輯裏。筆者建議同學讀讀洪業〈半部論語治天下辨〉，同樣是論證《宋史》中的一個故事，看看他如何追根究柢。²²